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二

明 曹學佺 撰

邊防記第二

川西二

威州 保縣 茂州 疊溪

威茂道開府茂州轄威保疊茂諸將領而叅將一員駐
劄茂州遊擊將軍一員駐劄疊溪實左右之 威州通

志曰禹貢西戎即叙今松茂威保以接於吐蕃是也亦謂之西蕃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初利鹿孤卒時樊尼尚幼弟儻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儻檀為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投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婆川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為

羣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為罕勒野以
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隋
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柯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
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焉按吐谷渾鮮卑種也沈約宋
書曰譙縱亂蜀之歲鮮卑阿豺遣其從子西疆攻吐谷
渾敕來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元嘉二十七年鮮卑慮索
虜復生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
雋門并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

太祖賜以牽車者也 唐初貞觀八年吐蕃弄贊奉表
求婚不許乃進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
餘萬頓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
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
韓威輕騎覘賊反為所敗邊人大擾太宗遣吏部尚書
侯君集牛進達等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
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贊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
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贊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

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事儀鳳三年令益州長史李孝
逸雋州都督拓王奉等發劔南山南兵幕以防禦之往
劔南兵幕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壓其境俄有生
羌為吐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
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雋等州相接南至婆
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
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開元二十四年散
騎常侍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

漢樹柵為界置守捉使詔以岐州刺史蕭昊為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為河州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昊為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為威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衆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昊又率劍

南兵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為攻拒之所頓兵於蓬婆嶺下運劍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并為賊所陷昊脫身走免將士以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沒于賊昊坐左遷括州刺史以華州刺史張宥為益州長史劍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為益州司馬防禦副使宥既文吏素無攻戰之策兼瓊遂專其戎事俄而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悅徙宥為光祿卿拔

瓊知益州長史事代宥節度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
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
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
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之上聞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
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
年已來蟻聚為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
秘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喻羌族莫不懷思
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運於不測睿略通于未然累

載逋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
曰卿等但看四夸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遽聞戎捷
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所未有也請宣示
百寮編諸史策手制荅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
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
羣議不合取之朕以小畜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
以行之獲彼戎心城守有足為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
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

發關中彊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
安戎城為平戎城大厯三年劍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
衆五年五月徙置安悉拓靜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
以備吐蕃大厯十一年正月劍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
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互變羌党項等二十餘
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噶城兵馬使一千二百五十人
獻于闕下牛羊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十二年九月入
寇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十

四年八月命太常少卿韋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俘五百人歸之十月吐蕃率南蠻衆二十萬來寇一入莽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邛崃瀘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十二月崔寧復奏於西山破吐蕃十萬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德宗之世萬年韋臯為西川節度使城龍溪築西山堡以納降羌臯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為前鋒四年臯遣判官崔佐

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羊
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
年遣東蠻鬼王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
嵩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
年臯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
嵩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
級生擒籠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貞元八
年臯攻吐蕃于維州敗之獲其大將論贊熱獻于京師

先是鹽州城為吐蕃所毀塞外無保障九年詔城鹽州
策敵且來襲令臯出師牽圍之臯命大將董勗張芬分
兵出西山靈闕破戎和城通鶴軍定廣城踰滴博嶺遂
圍維州搏栖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
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拔白崖焚定廉故城凡
平柵堡五十餘所斬首二千八百級乃城鹽州由是西
山羌八國酋長皆請入朝十年臯復敗吐蕃克戎和城
獨維州不下十六年臯累破吐蕃一萬餘衆於黎州雋

州吐蕃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潛謀寇邊臯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鹽臘城等九節度嬰寵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稟其成筭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臯出兵深入西山以紓北顧臯乃令鎮靜軍兵馬使陳洎等統兵萬

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南路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玘等四千趨吐蕃棲雞老翁城都將高周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等復分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黎嵩路又令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逋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嵩州

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麼些蠻東蠻
三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
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戶
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
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贊普遣論
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物大使
率雜虜十萬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
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少悉衆來追發伏掩擊鼓

譟雷駭蕃兵自潰吐蕃十萬殲奪者半生擒論莽熱獻
諸朝進臯檢校司徒中書令南康郡王御製紀功碑褒
賜之臯治蜀十三年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
級後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事
文宗太和四年以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
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
雲南招撫等使德裕乃大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
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歸成都扶

殘奮懦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松維由清溪
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徠南詔復雋州傾帑以
結蠻好教之戰陣文法裕以臯啟戎資盜養成癰疽第
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跋剔千里蕩
無孑遺今癰瘻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創籌
邊樓按南道山川險易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與吐蕃
密邇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近曲折咸具乃召
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敵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

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發遣獐耄十三四士無敢
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淊西由是蜀
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勿貸事緩則
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蕙兩
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擊突
騎總十一軍築伏羲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
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
岷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要簡去屬兵羸弱者四

千餘人復募少壯得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
叅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初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
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
之父母以繁生齒威惠大振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將悉
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五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由索
叢嶺而下三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
牙異皆戍之以制寇入者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
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城都若在井

底一面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德後
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
州閭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
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鎮
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
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
悉怛謀乃盡率部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聞之于
朝時牛僧孺沮議言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

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
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
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
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
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
歸之吐蕃僇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終身以為恨會
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
亦悔之武宗朝牛僧孺出為淮南節度德裕面奏曰臣

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番人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為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

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敵人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
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
二十年後兩男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
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陵近旬宵
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為始盡銳
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
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礪石
莫展公輸之巧空擒彼將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

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
執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
偽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
空壁歸臣臣即大出牙將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
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北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
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
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
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

之利乃為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荅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昇

于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
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
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
孩承以鎗棚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
鄧叔簡冊深鄙况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亮
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
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詔贈
悉怛謀右衛將軍初贊皇作西南備邊錄其序畧云

吐蕃開釁河隴失險締從南詔協以謀我并絡坤維我圍
孔棘守臣韋臯鑿清溪道要結蠻好犄虎效順乃纂集
事狀為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盜爰命德裕改紀其
政乃建籌邊樓立雄邊子弟作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
扼虜衝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凡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
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為一書諸郡虛實
外夸情狀條分縷析燦如指掌剏立碑壘咸以朱書圖
之仍總繪小圖標之首卷焉按備邊錄第四卷叙維州

本末尤詳唐末吐蕃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薄示羈縻而已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塘即青塘嶺也青羌所居矣宋史吐蕃青羌首領奴兒結等為邊害十餘年制置使留正以計擒殺之盡殲其黨趙汝愚代為制置使奴兒結弟三開復叛汝愚縣重賞以間羣蠻三開不能孤立憂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秩即此種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云保縣志云出縣循南岸

行一日又北渡大江至雜谷安撫司可八十里又十里
為無憂城故址尚存按雜谷即古維州唐太和中陷於
吐蕃其酋即悉怛謀種矣 國初有阿漂者以捍寇功
授勅印為雜谷安撫同知歲輸薄糧於維州番倉三年
一貢其地有上碕下碕去無憂城百里去縣倍之前臨
沱水後倚高山南接三姐西接孟董南抵達思北抵東布
又東至八稜碕與敵界密邇歲終發番兵萬餘備糧械
入碕防守至次年除夕更班保邊牧寧以雜谷為之保

障也達思蠻長官金川禪師及打喇兒草坡六寺龍山
以西諸寨皆隸焉達思蠻長官司在雜谷西五十里
其先嚴泰與阿漂同功給印信授為長官案宇記云
隋開皇六年以石門鎮近白狗羌故于金川鎮置金川
縣唐武德七年以屬維州貞觀初廢三年復置按今金
川寺其故處也寺僧巴索監藏及莽葛刺以有戒行得
稱蕃都綱永樂初黃毛番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禦有
功事聞賜號演化禪師及勅命銀印俾其徒世守焉地

居襟谷安撫之東管十五寨東北至八稜碛西至保縣南至稜城百五十里後漸衰弱見駟於雜谷遷其族于董卜界上志云教場是金川寺地未詳 打喇兒寨土舍居威南路在文鎮河西先曾糾黑虎夷為邊害正德間歸順奏准納貢頒賜勅書冠帶無印信遇貢赴雜谷起文又有只臺寨蕃 保志云西北生蕃有孟董十八寨三國孟獲董卜之裔也謂之孟董蕃亦名董卜韓胡唐時哥鄰君董卧庭等求內附處其衆于維壩等州居

小鐵圍山去縣可七八日程東抵雜谷八稜碕模坡河
在東如卜河在北即古之孫水也南流雅州以牛皮為
船既渡則曝皮于岸上候乾復用焉永樂八年歸附進
貢授宣慰使司都指揮同知貢道有三一由雜谷八稜
碕出保縣一由清溪口出崇慶州一由靈關出雅州近
與雜谷不睦故直由雅安 又曰松茂威疊大勢如一
身然松潘首也疊溪項與喉也茂州腹也東之土門西
之威與汶保其手足也然餘皆在江內惟保獨居江

外縣以東為舊番即箭上里之編戶叛去者地土相連樵採共路懷異志而漏華情莫此若矣又云縣北熟番二股一路為水田星上龍山等寨向背不常一路為近縣玉山十二寨稍稍易馴正北野番有梁荒梭城五十餘寨直連松州黑水號為野管明初御史大夫丁玉用色銀鑄錠以誘之即此夷也維州志曰白狗嶺與大雪山連後有白狗羌居之寰宇記曰白狗國者西羌之別名與會州連接勝兵一千唐武德六年有使朝貢開

元二十九年十月白狗國四品寵官蘇唐封及狗冉川
五品寵官薩阿封等至京各賜金紫玉帛以遣之貞元
九年七月其王陁羅忽與女國等詣劍南西川節度使
韋臯內附詔授試太常卿兼保州司馬至今子孫承襲
其爵云按白狗國女國俱在西山八國之數韋臯使銜
兼節制西山八國即此也杜甫西山詩夸界荒山頂蕃
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
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又云子弟猶深入關

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辯士安邊策元戎
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四夸考曰維州路
生番最多有名色可攷者曰孟董梁黃梭城月上星上
龍山龍溪大寺小寺等寨設一關六堡以戍之關曰鎮
夸堡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西平曰壩州曰坡底而
坡底附近龍山竹打大寺小寺蒲窠太子憤等寨而龍
山最强舊有龍山戍有城唐書廣德元年吐蕃陷維州
籠山城是也按唐薛逢送西川渠常侍之新築龍山城

錫賚兩州刺史及部落酋長詩云聖主憂存猶屯師剪
束欽皇家恩眷裕星使忽登臨用命期開國違天必釁
礪化須均草樹思不間飛沈東馬凌蒼壁捫蘿上碧岑
瘴川風自熱劍閣氣長陰迅瀨從天急危橋入地深仰
觀唯一徑俯瞰即千尋水作新城帶山為故壘襟東開
洞君聽南關納蠻心渥澤濡三部衣冠化兩林帶文雕
白玉符理篆黃金鳥道經邛笮星躔過笮參回軒如睿
獎休作苦辛吟蓋指此也 壩州堡附近龍溪卜南木

上諸寨與北路黑苦三姐生番相通每歲耕獲既有蓋藏輒以礪兵劫奪為事按即保霸蠻也方輿云威州保霸蠻者唐保霸二州天寶中所置後陷沒酋董氏世有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嘉祐熙寧中常請朝命政和初知成都龐恭孫建言開拓置官吏迺以保州地為祺州霸州地為亨州授其酋刺史團練使按宋史董氏世知保州太平興國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詔重繼之又云董仲元者襲職二十餘年安靜無事嘉

祐中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撫蠻夷乃真命為刺史其時
有鷄州亦遣人貢馬鷄州未詳疑即古定廉縣今之金
川寺故史謂西南邊地有鷄州保州矣 四夷風俗記
曰維州諸番日務射獵夜宿碉房炙羊膀以卜吉凶分
善惡以為黑白以戰死為善終以相殺為廝打父子兄
弟大則讐殺轉眼相背不知骨肉有大小姓猶言大小
族也董卜金川俱屬小族雜谷達思俱屬大族志云其
生一產雙子乳右者為小又云射旄牛者為大射綿羊

者為小二姓相間而居丁大夫玉克復其地始分之蓋使犬牙相制云耳 歲時不用官厯知歲時者為端公如辰年則畫十二龍或卧或行因形而推之他象亦然番僧依佛經推算日月蝕及甲子建除毫釐不差大率以十月為一歲 嫁娶富者以猪羊毛氈布疋粟麥為禮其賠裝資必須生子之日數人俟於路口其女潛出要至其家方焚香宰羊牛會親 人死則坐尸於水架上置之倉舍衣帽弓矢俱如生佩服端公呪經獻以猪

羊用火燒之 男子剪髮止留其頂髮下垂服用作力
麻不穿褲不洗面婦人俱編髮如縷飾以海巴磳磳

茂州

華陽國志冉駹國漢時祚以東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
武帝元封四年所開以為汶山郡至宣帝地節三年夷
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
夸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後漢靈帝時
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蜀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

姜維討之始服寰宇記云石室冉駝夸人所造者十餘丈山巖之間往往有之 宋史茂州羌蠻地方數十里舊領羈九州皆蠻族蠻自推一人為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舊州無城惟植鹿角蠻以昏夜入州掠人畜貨賣遣州將往贖之習以為常宋神宗熙寧八年范百常知茂州民請築城既而蠻酋訴稱城侵其地乞罷築百常不許九年三月始興工靜蠻數百奄至百常率州兵擊斬數人蠻乃退百常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

焚鹿角及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悉衆
乘城拒守二酋長為木偶所殺蠻兵乃却茂州南有鷄
宗關通永康軍北有隴東道通綿州皆為蠻所據百常
募人間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蜀綿兵
救之蠻始解圍誓和自是蠻人稍定百常亦以築城生
患坐奪一官既而生羌合羣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
內押班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衆
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郅永壽陽延俊董承有等

各以地內屬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延寧
軍然與亨祺二州皆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一統志
云洪武設茂州以統羌民設茂州衛以統軍伍軍居城
內民居城外羌凡和誓輸牛羊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
於誓場酋豪皆集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軟飲之
掘地為坎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刺於上投石擊婢以
土埋之巫師咀云有違誓當如此婢土夸考云茂州
東路生番白草最强大而白草又與松潘黃毛吐番相

通桃紅青片板舍次之白苦水磨岐山又次之有把守
官轄桃坪神溪夾山等凡七關堡 桃坪者去白草青
片諸番不四五十里志謂古桃關也見水經註關通西
城之路北當風穴一二里間晝夜沙石飛揚不息寰宇
記云故桃關在汶南八蠻界公私之路俱從於此有繩
橋渡江認守桃坪者為隴木司 隴木頭長官司茂之
隴木里也國初以酋長歸附授承直郎世襲長官歲常
貢馬二疋所屬玉亭神溪十二寨俱為編氓有保長統

之 又有靜州長官司茂之靜州里也襲官貢馬與隴
木同正德間與岳希蓬節貴為亂攻茂城斷水道七日
節貴弟車平潛引水以活我軍事平使車平襲職管法
虎核桃溝八寨編戶為氓有保長統之認守北定門至
關子堡按靜州即唐之悉唐縣矣宋史曰塗靜當真時
飛宕恭等九州蠻皆羈縻州也環茂州而居州不過數
十里而已按唐茂州都督府羈縻州九靜州其一已見
前矣維翼二州後進為正州即今疊溪所也第其名與

宋史不同附載之以俟攷焉 塗州唐武德元年臨塗

羌歸附置領臨塗端源婆覽三縣貞觀元年州縣俱省

三年又分茂州之端源戍置塗州縣有端源臨塗悉隣

三縣與州同置 炎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封州

八年改為炎州縣有大封慕仙義川 徽州唐貞觀五

年西羌首領董州貞歸化置縣有文徹俄耳文進 向

州唐貞觀五年生羌歸化置縣有俱左向二 冉州本

徼外欽才羌地貞觀六年置西冉州九年去西字縣有

冉山磨山玉溪金水 穹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

博州八年改為穹州縣有小川徹當壁川當博恭耳

穽州貞觀七年白狗羌降附置西恭州八年改為穽州

縣有遂都亭勸北思 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

平縣置恭州仍置博恭烈山二縣天寶元年改為恭化

郡乾元元年復為恭州本屬隴右道後割屬劍南道其

屬縣有和集博恭烈山 土夸考曰茂州南路生番惟曲

山三寨界在西南兩路之間稱強惡餘皆熟番有把守

官轄鴈門文鎮七星宗渠四關堡河以外則屬岳希蓬也岳希蓬長官司國初歸附賜襲長官三年貢馬二疋正德間長官坤卜作亂伏誅使其弟坤元襲職管波西水西渴渴勒都等七寨隸茂州衛當差編戶於州水西里有保長統之認守勒都龍嘴等地方土夸考曰茂州北路有長寧安撫司其先厯日寨首也國初歸附屢有從征功賜勅印世為安撫使月俸四石三年一貢久未襲官使王舍護印而已姓蘓氏管鑿溪章貢等六

寨有把守官轄長寧實大韓胡椒園松溪等八關堡

長寧堡實大關附近巴豬五族及大小厯日稱最强悍

韓胡堡附近恰列寺韓胡碓水磨溝等寨而恰列寺

皆番僧也原給有勅書三年一貢 椒園堡附近後溝

烏都及河東之法虎插共六寨俱靜州屬羌也往來茂

地貿易與居民伍 松溪堡附近黑苦七族番衆二千

有奇嘉靖間攻圍堡城絕我餉道要我重賂乃解至今

尚歲費撫賞四百金有奇 經略志云正德十三年巡

撫都御史宋滄克平壩底白草諸寨諸夸獻侵地二千
餘頃又克平茂州雞公寨十五年長寧等處深淺諸寨
番蠻聲言復讐求索賞需兵備副使朱紉督同叅將遊
擊將軍提兵搗巢擒其首惡餘黨俱以次降年例賞需
盡行裁革至今西陲安靖諸蠻不復弄兵開邊隙矣

紉有茂邊紀事其詞曰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之北
來遠之南長寧古驛之墟穆肅兩河之會有戎不軌倡
自三溝羣醜弗威陰連二姓稔兇殘於殺越肆睥睨于

轉輸神矣梟鵩作慝惟窺日入秘如鬼域欺人至擬天
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櫛比安危引一髮
之鈞天意伐謀地隣告變周郎分閫府傳銅虎之符龔
尉名家早試金蒲之鏃羣饗太沮一芥不遺咒出柙而
猖狂豕負塗而躑躅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雙動皆以
律之師三城有恃警聞叅府建節星馳令下岳希刻期
雲合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勲獨將遊兵杜祁公之敵
懶松州遣騎臨翼移屯乃控上游互為策應蜀犬吠日

百爾隨聲用徹驚霆終如怒臂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
陲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闔積威攸劫競傳市井訛言
故態復萌追咎轅門惜賞所賴九重神算炳在琅函時惟
兩院英名茂流錦里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孫風樹紀
綱吳郡陸機之裔蔦蕘並採臂指相通遂收渙而定疑
聿勸忠而鼓銳三溪設險可塹可城六哨分工且矛且
鉞臺因山澤圖永逸於暫勞陣寄鳥雲鎮大楚於至靜
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梟俊黑橋羣奔瓦解核桃再熾達

觀花水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寇
潛通伺間道于夜汨坐收要害獲細姦于時出巧中機
宜旌旗與白日交輝號令為雪山增重縱橫應敵三軍
不損一人遠近執俘一月豈惟三捷腰金貴介獨馳不
測之巔手刃元兇兩奪羣攻之具膚公九烈脇從皆降
惟彼深溝猶茲跋扈千仞翔而弗下隴石為驅萬夫蔥
爾莫前常山阻絕老師非計密使與權昭物采以犒軍
侈壺漿而屬道狼貪可笑甘心葛伯之邀鳩毒胥懷駢

首中山之卧荆棘介然成路叱咤生風桑榆藉此收功
壽張虧簣光韜巨闕言戰爭銛敵樹蕭牆筆鋒禦侮斷
案得中丞之斧辨失儀秦突圍迎驃騎之韉懼交平勃
既參而伍乍合而離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故
左道以傳疑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壁立未遑
鄧氏之羶分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盡連碣于一炬燭
萬劫之遺寬數襍虜於橫戈刷千工之深恥淺渾伊邇
一夕忘唇老穉相攜四山稽首事懲姑息恢張擒縱之

規亂問厥由克制短長之命衆輸心而悔罪爭縛渠魁
至斷指而祈恩一遵約束剗牛泉杪飼馬雲端斡息仰
天之窩勒銘張口之石月初建未日則先庚黑水再清
溪關重闢壯士歌而崑崙應妖氛淨而牛斗光偉哉主
帥之功展也多賢之輔智慧信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
徵調無煩旁縣不聞金革公私大省居民盡仰帡幪彼
媚嫉者何為竟捷幡乎何益嗟乎夸狄古無深治兵家
未有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慙為夸慎

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礫何殊語要
無他任人而已邇歷年之多難慨當事之寡謀舍耕織
於專門玉人受教狃採樵於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兵
驅市人而浪戰一言遣將率子弟以輿尸野心從此日
驕士氣至今不振或吹鑼而過計每破釜而失聲吝出
納於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羞城下之盟趙
趙武夫盡剜心頭之肉校人飾詐謂彼昏而不知祈父
招尤慘多瘡而罔詔馴致邇年之禍無如五寨之淙江

山助彼金湯道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戍數千來歲
生還什無四五擢髮已窮於甲士褫衣不免於戶侯彼
美督軍呈身三宿有雄驍騎遮道千金魏磨覘我垣墉
白若戕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巢有坎如隍履同平
地孤城鞏固誰開近賊之門福將尊榮莫究折衝之志
蒙茸北郭牧唱吞聲咫尺西橋鬼門騰號狗彘貴於人
命貔貅賤同草菅章璽稔兇神人共憤忤勲死事日月
為昏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鑿開混沌之

天罪惡貫盈宜俾根株悉拔陰膚起信乃惟旦夕邇圖
猩血猶爭虞旌倏下倉皇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
平人惜有功之袴健兒解體髦士弛擔乏承殊類杞憂
環視漠如越瘠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
豈一朝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
彼其之子東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里塞
胸諸難未聞決策聳人銷骨巧詞祇見幸災樂禍身如
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

算肯歛手以推棊六月之師但駕言於揮扇肩山欲蹶
腹劍反攻太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
論猶存嗟乎內有讒夫外多勍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
肘雖掣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遄沮人見田單厲氣遂
收三月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豎儒幾敗
乃事炎德方隆蔡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
動惟天蓋忠良不病於扼腕斯夸虜無憂於猾夏天冠
地履自循萬古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

鏡膏罰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
室家安枕所重藩籬七劑奏功寧辭瞑眩靡盬莫非王
事匪躬乃見王臣紫塞歸騶耆老垂漢官之涕清萍長
價將軍全報主之身栢府持衡宏啟清平之宴玉堂秉
筆大書全勝之樓白面何能躬逢盛世彤弓載咏共醉
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痛更深於
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艱用酬同志 陳子昂蜀川
安危書云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

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蘓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致富已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我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之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錄奏稱加法以徵其姦庶可久長安帖不然受其弊者不勝勞瘁已夫蜀川運糧既停

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諸州逃走戶有
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土豪
大族阿隱相容徵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
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
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怠慢則刼殺公行比來訪聞有
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刼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
勅令州縣長官與吏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刼賊徒黨自
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

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聖
歷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予
分守川西詢諸有司議戍軍曰夫戍軍之設蓋謂邊地
空虛人烟稀少故令漢彭雙溫等處抽丁充戍其法誠
為至善然歲久月易其中有當調停者何也戍軍每年
九月撥發十月到邊往往非死則病非病則逃毫無實
用試言其故蓋漢彭等處風氣溫和即冬無霜雪而蔬
菜俱備茂疊塞垣風沙慘烈雖夏不消冰而百物不產

以故戍軍到邊寒煖不合飲食不調多生疾病當有司
促迫上道哭別父兄妻子若永訣者至殷實之戶強壯
之丁多有展轉規避惟無告窮民不獲已就列或又闔
戶共僱一乞丐無賴之徒以充數比及到邊身無完衣
腹無飽食囊無半粒手無寸鐵奄奄扶杖而行致使番
夷倚山而笑曰戍軍來也病者病死者死逃者逃邊隘
曾不得借其一臂之力嗟嗟似此景象在安常處順猥
云有餉有兵倘一旦羌夷竊逞而欲其斬將搴旗撻伐

用張得乎是至苦者莫若戍軍至無用者亦莫若戍軍也然則奚術而可亦惟是裁省抽發召募土著乃為常勝之兵焉何也茂疊不產五穀不養蠶桑人所為命者惟恃軍餉耳且如五口之家須應軍二名方得溫飽不然而應軍一名且見菜色如無軍可應則無生可度動見逃竄如今之灌郿漢廣往往有茂疊逃民蓋以此也倘以職言為不謬將戍軍之糧召募土著之民人人有糧人人可兵不出三年逃避者必回故里地方之集聚

日益衆邊塞之軍兵日益精在平常無事足以壯國威
苟一旦臨戎則人自為家家自為守可必其用命在內
地無戍軍之苦在邊庭有敢勇之卒竊意羌番雖狡亦
無所用其謀矣職書生也不敢言知兵但此明白易見
斷斷乎其可行者通變宜民是在今日耳隨經移會該
道轉行成都府茂汶保灌等州縣回覆間適予署司篆
看得戍軍之議或因或革非止一次每盈廷不決者蓋
由行月二糧全改半改未得其肯綮故也何則月糧者

祖軍之額不可移動者也行糧專為更番戍守設耳若免其戍邊而不動其月糧則人皆樂從矣且衛所得裕差操之役軍戶永免津貼之累而所利更廣矣查威茂一帶班軍以三十六七等年計之各該一千二百餘名折支司府民屯實米并布花銀共五千五百二十餘兩此其大較也合無比松邊例裁去班軍前項銀兩支發該邊自行召募每名工食每日給銀二分共募兵七百七十名與主軍分認地方差使不得紊亂仍附官兵會

計之後請發不得別立名色增補是尺籍雖稍虧而邊
方得實用也時如議行之 曹學佺曰戍軍裁革已三
年矣而求復者未嘗一日忘焉蓋不便于將領之唆削
及主軍之陵虐耳而上之人不為動也欲動之必如陳
子昂所云勾引生羌詐作警固者有一言破之良家子
弟不足以雄邊必外來客作乃習戎事防秋死別一戍
數年來歲生還什無四五前備兵使者朱紉之言可念
也 疊溪古氏羌地漢為蠶陵縣屬蜀郡晉屬汶山郡

後周置翼斜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會川大業初屬汶山郡
寰宇記唐武德元年復改汶山郡為會川領翼斜
翼水左封凡三縣其年即以三縣置翼州五代至宋元
皆為羌人所據不置州縣逮至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
疊溪右千戶所隸茂州衛二十五年改守禦軍民千戶
所 其地東西廣六十五里南北袤九十五里東至覽
牛山五里西至黑水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界三十里
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 圖經性獷勇悍不習詩書近

漸染聲教習尚衣冠遠者不通漢語衣皮褐喪不棺而火
化耐饑寒疊石為礫以居所名本此其土產犛牛毛毯
酥油射香香豬白蜜犏牛馬雞 其山北有蠶陵東有
犛牛南有排柵東北有雲峰各去所城五六里城西三
里即浸江也源出松州與黑水合流入茂州城南有玉
津泉甃以鍊瓦接引至城下居人汲之不竭有古積雨
臺今為觀在治南有石輪寺沿崖皆佛相志云唐貞觀
中李將軍廣所鑄也在治北四里 廢翼州城在治南

寰宇記云唐武德元年置取郡南翼水為名六年自左
封移州治於翼斜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悉州城內
上元二年罷都督移還舊治天寶元年改為臨翼郡乾
元元年復為翼州 廢蠶陵縣在治北漢治蠶陵縣屬
蜀郡莽改為步昌也寰宇記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註
漢書蠶陵故城在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隋改為翼
斜縣治七頃城唐貞觀十七年移理於七里溪二十三
年以英國公李世勣為疊州都督天寶元年改為衛山

縣又曰翼水縣亦蠶陵縣地隋初置取縣西南翼河為
名按後周之龍水縣隋改翼水水在所治南五十里一
出松潘一出黑水翼如也即汶江矣 廢悉州城在治
東南四十里唐顯慶三年割左封縣界內悉唐川因立
為悉州領悉唐左封識曰三縣以羈縻羌人其首領有
董係比射任刺史自後射卒以左封縣令董俱悉凍任
刺史兼勅以父死子繼咸亨元年移治左封載初元年
移治匪平川 廢左封縣址同悉州寰宇記云左封縣

本屬翼州在當州東南四十里唐顯慶元年乃於縣治
悉州焉廢歸城縣唐垂拱二年置廢真州唐天寶五
載分臨翼郡之昭德雞川兩縣置昭德郡乾元元年改
為真州取真符縣為名其一曰真符縣唐天寶五年分
雞川昭德二縣置真符縣州所治也其二曰雞川縣唐
先天二年割翼州翼水縣置天寶五載改屬真州其三
曰昭德縣舊識曰縣屬悉州天寶元年改屬翼州仍改
名昭德縣五載改屬真州按通典有雞川昭德二縣唐

書云開生獠新置即不述年月今茂州雞宗關名本此地亦相近 四夸考曰疊路生番最惡而五巴豬為尤甚牛尾麻搭楊柳麥兒次之凡四十八寨其地南連黑苦西通黑水北接松潘頻年虜去漢人多賣入黑水加兵征之即逃入黑水黑水蓋廣饒之地遠近莫知所紀極也 志云疊溪千戶所領長官司二曰疊溪司在治北一里曰鬱即在治西十五里疊溪郁氏洪武十年以土酋歸附世其官永樂中頒給印信除流官吏目一員

凡三年貢馬四匹今長官郁孟賢轄河東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土舍郁從智轄河西小姓六寨此六寨素梟黠地土廣遠牛羊稷麥露積名雖熟番與生番等耳 鬱即長官噉保萬厯十八年與黑水松坪攻我新橋明年伏誅先是漢關墩附近勒骨諸小姓屬於鬱即至是改屬郁氏 新堡附近為巴豬大寨衆逾千數其人形如魍魎性喜黠盜雖受歲賞月糧糜耗而已自嘉靖二十三年以來屢經渡河虔劉我官軍攻掠

我城堡稔惡不悛數將貫盈議者欲於舊關腦搭橋進兵及馬路堡後長寧沙壩潛師遶其後上下夾攻可大創也 永鎮堡附近為牛尾寨萬厯八年十二年與麻搭濟惡頗肆殺掠十四年征之逃入黑水獻出番牌投降埋奴為誓乃免 太平堡附近為楊柳溝河西強種也與松潘之大小耳別同枝向稱猾梗萬厯十四年征之不獲後四年乃糾松坪白泥黑水三千餘番同陷新橋十九年復大征亦埋奴求免

灌縣 汶川

西邊志云灌縣獠澤關景泰七年立去董卜韓胡可千
里番民至關市易唯大黃茶藥而已去關七十里為惹
龍關加渴瓦之地也 加渴瓦寺亦董卜韓胡支派正
統中調征草坡宣慰司遣僧鎖南列思巴來赴賜號崇
教翊善國師給勅印使分管摩多集塔藏裏舊寺等十
三寨都綱麻喇者成化間董孟梁黃之亂調發協征遂
就汶川塗裏山巔居焉國師久未承襲以土舍護印而

已獠澤等關是其認守

汶路生番惟草坡鵞黥有三

寨在河西山外一徑通董卜宣慰一徑通孟董梁黃向
以假道騷動十八年征之始震龍言輸蕎收於汶川聽約
束於寒水矣 寒水土巡檢司高氏其先曰銀兒直隸

霸州人洪武七年授職防守河西住蘓村寨三年貢馬
二疋正統七年草坡攻汶川司印為所劫景泰間重頒
授之調征龍溪卜南諸寨屢立戰功隆慶間草坡復攻
破蘓村寨遂移住河東

蜀中廣記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本

謄錄舉人臣羅允文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三

明曹學佺撰

邊防記第三

川西三

龍安府 青川 石泉 安縣

安綿道開府綿州轄龍安青州石泉綿州諸將領守備
指揮一人比都指揮體統駐石泉而龍安叅將同城以

居龍州古氏羌地漢曰陰平道註云有夷之地曰道如剛氏道旬氏道之類是也北部都尉治此永平後始稱郡自後或稱江油或稱平武或曰龍州或曰龍門或改靈應郡或改政州時代不同因革亦異宋景定間臨邛人薛嚴以進士來守是州捍衛有功得世襲焉家譜為戰國薛居州之後也國初其裔薛文勝歸附仍授知州時千夫長隴西李仁廣提領官高郵王祥給我餉饋蜀平賜李州同知王州判官宣德中以征松潘功陞州

為宣撫薛氏世宣撫使李為副使王為僉事各統土兵
五百分守白馬白草木瓜三番嘉靖末年薛兆乾謀逆
伏誅遂改宣撫司為龍安府割成都之石泉保寧之江
油及青川千戶所隸馬降兆乾庶弟襲土知事王氏李
氏俱襲土通判列銜本府分守如前仍移小河叅將於
府城彈壓之附郭平武縣萬厯十九年始設也江油地
雖腹裏然實糧運之咽喉矣 益州記曰江水自白馬
嶺迴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百二

十里而至北部北部即龍州也白馬嶺即白馬番地隸王通判在府正北三百里北通階文西抵漳臘其生番號黑人延袤數百里碉房不計有名色可舉者凡十八寨寨多不過四五百人少可百人而已設有散牌總牌等名目以約束之番僧番舍諸號以誘化之法甚密也嘉靖元年白馬跳梁用兵五千分五路而進一由鐵龍堡一由黃羊關一由三舍堡一由北雄關一會兵陝西由階文入大創之而喘息聽命矣白草番隸李通判在

府西南四百里東抵石泉約七十里西抵南路生番南
抵茂州番北抵平武縣境蓋唐吐蕃贊普遺種也上下
白草凡十八寨部曲素強恃其險阻往往剽奪為患嘉
靖二十五年大征用兵三萬七千一由龍州一由石泉
一由霸底所斬獲甚多事平增雙溪大魚永平奠邊諸
堡革撫賞斷鹽茶予以白旗永塞入龍之路於是霸底
河西風村等十一寨永平河東北草等十七寨週數百
里男女四千餘人相率來降許其畜髮頂巾送予讀書

習學華語歲輸糧躉為氓編走馬嶺一帶為十村由
平一村以至平十村也射溪溝一帶為八村自一化以
至八化村也村立一長長即舊番牌之號又有風村嶺
等二十寨尚仍舊名亦同時歸順者事在萬厯十七年
木瓜番隸薛知事在府上游近小河千戶所境土迫
促種類不蕃雖有五寨約男女不二三百人先是統於
薛氏受其歲賞嘉靖二十三年勾引白草番反為之鄉
導事平止許歲至小河領賞不得度大魚關 青川千

戶所白馬番之後路東抵白水陽平關陝西寧羌州界
西通白馬路轉古城驛而抵龍安南至椒園堡叢林密
箐多盜賊北通青塘嶺直達階文寰宇記云後魏之馬
盤縣也有馬盤山高三千三百丈其形似馬盤旋而上
隋改馬盤為青川縣圖經云清水出啼胡山濶五丈東
流入利州界其水清美亦云啼胡水矣志作醍醐蓋美
名之圖經曰青川東三百四十里為白水江鄧艾伐蜀
嘗作浮橋於此按華陽國志平武縣有關尉自景谷有

步道徑江油左擔出涪鄧父伐蜀道也 志云所北十
里有大雄山峻極出於雲表即北雄關也近又設控夷
關牆垣營壘完固堪守稍前為瓦舍壩乃熟番保保住
種地其衆怯弱易馴按廣輿考有思曩安撫司設於此
矣 石泉北隣土永平西連青岡壩底諸番最稱强悍
壩底守備駐劄縣城 復土堡在縣西北稍南為青岡
各相去十里許介二堡間有青泗口路通壩底河東河
西白草青片諸生熟夷隸石泉守備提調 東二十里

為永平堡設在山崖形勢斗峻控制白草諸番隘口永平西三里為奠邊關關南里許為火草坪火草北十五里為萬安東二十里為喜定俱永平把守指揮提調

北四十里為壩底其地東抵通寧西連白草南距石泉北通青片堡其南十五里為石板關東十五里為石泉堡又五里為白印墩壩底把守指揮提調 大印堡設

于山阜巍然天險亦白草番出沒之要路也堡西二十里為茆堆又五里為山茅山茅東一舍為徐塘徐塘北

一舍為伏羌伏羌北兩舍為大方關關與大印相首尾
矣故屬大印把守指揮提調安縣東至涪城西極綿
竹南通羅江北達石泉境內雖無夸族然而迫隣睢水
曲山疊溪諸關堡則天池大壩白草青片等寨亦其接
壤也曲山關介在當縣石泉平武三路睢水關為當縣
綿州適中之地面山負水平衍沃饒關西一舍名綿堰
堡綿水發源於此關東一舍名疊溪堡乃白草番後路
形勢孤懸安綿倚為保障設有官軍鄉勇屬睢水關把

守提調

蜀中廣記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四

明 曹學佺 撰

邊防記第四

上川南道

建昌道開府建昌衛轄行都司三員一署篆一操練一屯局近改屯局為遊擊將軍守備二員一駐鎮西所一駐雅州所近又增設會鹽守備一員領衛六曰建昌曰

建昌前衛同一治曰會川曰鹽井曰越雋曰寧番自為治建昌衛本漢邛都國地漢武元封六年以廣漢之西部蜀郡之南部為越雋郡即此水經注曰雋山有雋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王莽改為集雋矣雋水即繩若水似隨水地而更名焉郡領邛都蘄初闡臺登會無大笮定笮三絳卑水安上馬湖十一縣或治邛都或治會無遷徙不常十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服乍叛至齊復來納款因為雋越獠郡以統之按總志

作獠郡即獠也是蜀音之訛獠種每三年一櫛髮其日
宰牛羊以祭天及祖父始加梳世俗獠頭之說本此

寰宇記後周武帝征越雋開地立嚴州取其嚴敬為稱
隋開皇四年改為西寧州又改雋州唐武德初雋州領
越雋邛部可天蕪初臺登五縣二年又置昆明縣三年
置總管府貞觀二年割雅州陽山漢源二縣來屬八年
又置和集縣天寶元年改越雋郡依舊都督府乾元元
年復為雋州至德後没入蕃貞元十二年復太和中徙

治臺登縣按漢臺登在今治北百里外隋臺登在大渡河北未詳孰是總志唐懿宗時郡為蒙詔所據改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國朝洪武間克元將伊嚕特穆爾賈哈喇因罷宣慰司置建昌衛改建昌路為府旋廢改衛為軍民指揮使司編戶通計六十七里其形勝金沙江畫前大渡河界後牛欄江鎮左打沖河禦右其幅員東西廣五百五十里南北袤九百二十里東至烏蒙府

界五百里西至常郎堡生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武
定府界七百八十里北至寧番衛百九十里至越窩衛
二百八十里至鹽井衛三百里至會川衛五百里至省
城千四百八十里 九州要記云窩之西有文夸人身
青而有文如龍鱗於臂脛之間將婚會於路歌謠相感
合以為夫婦焉又有穿鼻儋耳種瘴氣有聲著人人死
著木木折號曰鬼巢也有濮夸在郡界千里常居木上
作屋有尾長二寸若損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則預穿穴

以安尾亦名尾濮有木耳夸死積薪燒之煙正則大殺
牛羊相賀以作樂若遇風煙旁散乃大悲哭 本志云
東門十部蠻羣居竹籬板舍不事修飾刻木為信裙不
過脰或時乘馬則併坐橫足酋長死無子則妻女繼之
俗尚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為送終有疾者不用醫藥召
女巫以雞骨卜事無巨細皆決之巫善製堅盾利刀又
能作弩置毒其末沾血則立斃矣 上南志云建昌城
外二河曰懷遠曰寧遠俱流入瀘水以合金沙江瀘水

在治南十里外有光福寺舊瀘山寺也元史云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人行春夏常熱可燂雞豚然諸葛武侯渡處尚在下流與會川衛相近志云海子在城東十五里人多游汎其中又東南十五里曰螺髻山以形似名東百三十里曰涼山羣峰競爽四時皆寒近松坪臆乃之界按漢置越嵩郡所領縣十一曰邛都曰闐今越嵩及邛部長官司是曰定笮今之鹽井曰會無今之會川曰蘓示今之禮州曰大笮今之黎州曰馬湖今之馬

湖府曰臺登解已見前曰三絳今屬雲南惟安上縣有水路諸葛武侯由之入越雋者別將高定元自卑水多為壘守焉孟康註卑水曰班水華陽國志以為或去郡三百里或去郡八百里俱晉時省有名而已是在道將已失攷矣志又云治南一百八十步有德昌舊府三十里有武侯故城東一里有永定舊州二里有孟獲城東三百里有元時北社縣國初改為碧社東四百里有元時中縣其先曰中州也 土夸攷云元至正間置建昌

路以其地為建安州隸雲南行中書省洪武四年鎮國
上將軍羅羅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孫配率衆歸附遂命
以招安旁夸有功授昭勇將軍子孫世襲尋改授土指
揮使帶銜建昌衛不給符印置院於城東郭外里許使
居之所屬有四十八馬站火頭吐蕃焚人子伯夸摩些
猓獠猓獠回紇諸部各種類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渡南
及金沙東抵烏蒙西訖鹽井延袤殆千餘里昌普濟威
龍三州長官司隸之有把事四人世轄其衆皆節制於

閫衛諸帥西夸大酋此殆為稱首云配六世孫安忠無
後妻鳳氏管事鳳氏死族人安登繼襲復無子妻瞿氏
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復無子繼妻祿氏管事近日
祿氏死以族姪安崇業嗣所轄有四驛曰祿馬阿用白
水瀘沽各以百里為差併涼山拖郎桐槽熱水等夸亦
皆以強弱為向背矣 按祿氏與崇業不相能者十數
載又養那故為假子其惡奴祿祈從吏之甚力歲相讐
殺無寧宇予以庚戌署司事移會該道悉心調停稍就約

東因看得夫亡妻繼固諸夸家風也然亦有說焉藉令
祿氏者黨逆奴養假子而謀絕安嗣禍之不悔日相尋
于干戈其誰能許之今那故殺矣祿祈逐矣安崇業嗣
定矣是於復仇之義得而姑姪子母之分明也如此即
順夸猱之情奉鈴束之誠其于理法亦未嘗廢也崇業
父子承宗祧以他日修職業于茲時如山之固宣俟河
之清乎時崇業管土操捕聽繼不久即真長官司矣
禮州千戶所二曰後曰中在衛北六十里漢之蘓示縣

也顏師古曰示讀如祗後漢書永平中越嵩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夸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夸人愛慕如喪父母蘓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即此夸也華陽國志漢末蘓示縣夸王及弟隗渠數背叛安南將軍馬忠誘殺之周地圖經云武帝天和三年開越嵩立蘓祁縣於縣置亮善郡志謂隋名蘓祗唐名蘓祈皆一義也唐末吐蕃烏白蠻迭據其地號龍磨城元置禮州今為二所因其名 應劭注漢書

云蘓示縣西北有尼池按今曲池是也師古曰夸池尼
古夷字寰宇記云尼池名本出山海經未詳 打沖河
千戶所在衛西百四十里唐之沙野城元瀘州之地本
名黑會江又名納夸江源出吐蕃流合金沙江 德昌
千戶所在衛南百四十里元置定昌路尋改德昌本朝
於此置所因其名 昌州長官司在衛南二百里宋之
阿屈部也至元中置昌州于此德昌路總管府居其中
洪武元年盧尼姑歸附貢馬使世襲昌州知州二十七

年平伊嚕特穆爾之亂改長官司遇朝覲之歲具所管
夸民木冊附進 普濟州長官司在衛西南二百四十
里本坪甸夸也後屬屈部獮魯世居之元置普濟州於
北國朝洪武十八年土官吉撒加歸附賜給印勅授普
濟州知州後改為長官司 威龍州長官司衛東南四
百一十里夸名巴率有三部至元中併三部置威龍州
屬德昌路洪武初土官白氏來貢給授印勅世襲與昌
州普濟同惟所認糧差多逋負不及二司如約耳上南

志云大渡河入雲南之驛途夸名巴翠部又名沙媧部
其酋獠荒種也九種志云貉獠之人身體矮小居山野
草房男女俱用白布纏頭身穿短衣常帶弓弩捕鼠開
種雜糧為生病以牛羊猪胎為藥婚姻酒食類西番喪
葬類猓獠獨於燒骸處拔一草根頓小籃內回家以宗
祖云

會川衛

上南志云會川在漢風琶之蠻臺登之墅而越雋郡之

會無縣也寰宇記云會川縣本漢邛都縣地唐上元二
年移邛都縣於會川鎮城內安置以川原並會故名南
詔得之置會川都督府號清寧郡宋時屬大理為會川
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所宣慰司國初復立
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尋改為會川衛軍民指
揮使司領迷易千戶所城週千二百五丈有奇編戶十
八里志云武安舊州在衛南十里永昌舊州在衛西
五里即會同府也麻龍舊州在衛東五十里地名綽羅

能元時屬閬畔部東南百里外又有舊通安州舊姜州
舊隆州俱元時置 華陽國志會無縣山色青碧故其
東南葛砧蜜勒諸山或產石碌有三色或產石青有四
色或產鑛銀志云治內寶藏寺落成未牓而密勒山銀
場始出因以寶藏為名又有勝功寺金碧交輝邊隅之
望刹也 寰宇記會川縣南有大家諸葛武侯駐師此
地士卒多癘疫死設此葬之會無川傍川上有深巖巖
中多仙人葬莫測其來遠望如牕牖其棺內多碧骨如

珠華陽國志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住狼縣故濮人
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
取之不祥本志云衛城東有玄泉色近黑民賴以灌田
常以仲春月祀之 十道記云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
郡界出拓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岸高三千丈四
時多瘴氣四五月間發人衝之死故武侯以夏渡為艱
水浚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溪水經註
云瀘峰最為高秀孤高二千餘丈是山於晉泰康中崩

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特有瘴氣又云
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雋攻臺登縣寧州刺史
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
瀘水越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
冠恰裂而卒矣 志云會川南八十里瀘沽河源出少
相公嶺入金沙江又云西南二百五十里金沙江源出
吐蕃東流合瀘水至黎溪接馬湖江有嵐瘴隆冬人過
雖袒裼皆流汗惟雨中及夜渡無害夾岸皆石江中沙

土色黃故曰金一在武定之南一在桃安之左容齋隨筆云淳化間嘉州士人辛怡顯使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賞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酒醕請先祭享而後渡焉 華陽國志三縫縣一名小會無音三播通道寧州渡瀘得蜻蛉縣有長谷石時坪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夸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為

石迄今夸不敢牧於此 水經注曰蜻蛉水又東注于
繩水繩水又逕三縫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縫縣淹
水注之三縫小會無也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逕
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
存焉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
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按後漢書安帝紀曰永
初六年詔越雋郡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皆馬苑矣又
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郡置漢平苑云 迷易千戶

所在衛西北八十里元置國初為會川千戶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衛志云南六十里有迷郎關即寰宇記之迷水鎮也有滇池方三百里源深濶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名滇池矣 土夸考曰迷易土官賢姓也初雲南景東府𤇡夸頭目阿駭徙其屬來住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二府効勞授世襲副千戶該所印信以武弁推選今土官賢氏居城外專理巡捕管束八百戶𤇡夸而已 土夸考云會川衛東南十里為石滇

堡又四十里為虎街堡四十里為姜州堡會鹽守備司
駐劄其中衛西南三十里為箐山口又八十里為火燒
腰驛去驛五里為五里坡又十五里為蜜即關路通紅卜苴
夸寨五十里為七墩堡路通黎溪州夸寨按志黎溪舊
州在衛南百五十里唐時南詔閣羅鳳徙白蠻戍此即
白夷也城後為羅羅蠻所據宋屬大理元始置州九種
志云白夸人頭裹黑帕戴笏籜尖帽以傭田為生婦女
養蠶收絲織作亦巧謂之白夸錦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妻妾奉夫甚嚴婦女不妬忌夫宿妻房妻事之如婢飲
食凡草木無毒者六畜外鼠蛇蛙蠅及飛生蟲皆淪食
之諺云青青白夸菜動動白夸肉婚姻男家先用碗水
澆女足謂之水授婦戰陣所獲謂之王旗婦初生小兒
即抱於河中洗之男女日日浴於河中居多近水束裝
日如遠行故遷徙無定焉死有棺槨葬埋名墳曰罷休
又有一種撲斃夜變為鬼盜人財物及掘新墳尸咒使
變魚形市之志云黎溪驛北有荷花池盛夏香來可以

辟瘴為夸方勝處驛去七墩十五里又八十里為塔甲
渡巡檢司又四十里為松坪關關近滇境上金沙江去
松坪關可三十里云

鹽井衛

治在建昌西三百里城週六百五十丈編戶二十六古
定筰縣也華陽國志云筰筰夸也南中曰昆明越雋曰
筰皆一種也縣在越雋郡西渡渡水賓剛徼曰麼沙夸
志謂麼沙人病則刺肉取血有誓則擊石或撻狗者也

寰宇記曰昆明縣本漢定筰縣也唐武德二年於此置昆明縣蓋以南接昆明夸為名天寶中又置昆明軍以鎮撫之通志云唐末南詔得嵩以昆明縣為香城郡宋時為賀頭甸部屬大理國元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閏鹽縣又於此置栢興府隸羅羅斯宣慰司國初改栢興千戶所旋改今衛又於二井置鹽課司司在治東

華陽國志定筰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夸皆錮之張嶷為太守往爭夸帥岑槃木明不肯

服窳擒撻殺之後賞賜餘類皆安官迄有之寰宇記云
定竿民取井水先積薪以火燒過以水澆灰即成黑鹽
煉之縣又有鐵石山山有礱石火燒之成鐵為劒戟極
剛利此在衛西北七十里矣志云衛南十里栢林山
山多松栢其綠叅天栢興府之名取此西三十里有斛
蕪和山產金為利竇揭勒蠻所居隋唐之世于此置金
州焉土夸考云鹽井之沙坪驛在瀘河西去建昌僅
四十里又十五里為紙房堡十里為瀘州治所也河東

之高山堡路通馬者馬羅諸夸去高山二十里為沙坪
堡通麻科七村牙礦諸夸又十里為德力堡通祿馬祿
曹諸夸又十里為河口驛即打沖河也去驛三里河東
為中前所河西為中左所 上南志曰衛東北百八十
里打沖河索橋兩山壁立水勢汹涌狼牙相拒舟楫不
通橋兩崖用大石堆砌樹洞門二座每洞樹將軍柱一
百八根洞門外立井口大柱四根上穿篋纜十八條繫
於將軍柱上纜上鋪板三十六逗兩旁用小纜掛繫如

槽橫亘四十二丈邊陲之天險也莊安世渡瀘初畧曰
鹽井城池頽壞已久軍民逃散日甚一日今高山箐口
之墟人跡跼然衙驛倉庫鞠為荒草推原其故蓋由索
橋之險難通糧運不及是以皆轉徙而之河西矣迄今
聚為室家享成世業計屯田千二百一十八分有奇而
附城之屯所出不過荳麥而已瀘州一帶駝運入鹽井
必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餘里又夸人阿遮與切兒卜
構禍以來仇殺無虛日不為淵毆魚耶 土夸考云去

打沖河二十里為梅子堡通祿馬祿曹諸寨又十里為祿馬堡十里為紹興堡又五里為平川驛五里為杭州堡又十里為雙橋堡十里為上功堡又十里為馬蝗堡十里為新添堡又十里為鴛鴦堡十里為涼山堡又十里為高山堡十里為箐口堡又十里則衛治也內有鹽井驛自衛至雲南永寧府界七百八十里麗江府界五百里馬刺長官司在衛南三百里元之落蘭部也其村落多白夸居之鹽井志云白夸之近漢者能知天變

遇日月食少長男女爭擊箕杵盆勺成聲仰天拜懇婚
姻潑水為媒証產子三日則浴之河死用塊葬名罷休
老人婦人穿無摺桶裙謂脂粉為解老又能種綿養蠶
以織染為五色絲絨提機作花每段寬尺餘長二丈一
尺粗者為錦細者為絺 土夸考曰馬刺又名瓦刺土
官姓阿氏國初歸附授職世官舊部落仍俾統管賦本
衛秋糧百二十石其地接壤雲南北勝州稱寬饒庶富
人亦優馴 打冲河守禦千戶所洪武立中左一所今分

為五在衛北百六十里唐為沙野城今沙平遞運所其
舊址也元為建昌路瀘州之地 左所土千戶姓刺洪
武二十五年征伊嚕特穆爾賈哈刺土人刺他効順來
歸其子刺馬非復貢馬赴京授本所副千戶永樂十一
年陞正以別于四所地與麗江永寧二府為隣麗江土
官木氏每來侵之土地夸民失其半 右所土千戶姓
八先年與各所同進馬後議留馬協濟驛遞免貢中所
土千戶姓刺前所土千戶姓阿後所土千戶姓卜已上

五所俱土著人以國初歸附授官貢馬事例皆同但與麗江接壤為所蠶食不克自振惟日事強免害而已

越雋衛印都長官司附

志云漢印都及闡二縣地也印都即當衛治闡縣即印部長官治在建昌北二百八十里石城週二百九十丈不及四里治北半舍外有舊城寰宇記所謂奴諾城諸葛武侯征蠻所築憩軍之所以奴諾川為名矣其界東至馬湖沐川司南至寧番小相公嶺西至喇八關外

北至大渡河南岸高山峻嶺居十之九地土瘠薄不產
五穀惟畜養牛馬射獵以供饗飧唐書云邛部於諸蠻
中最驕悍狡譎招集番漢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
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續博物志云蜀蠻邛部川
都王蒙備死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疋相續繫死者曳
之於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絕乃復以錦被裹而
埋之會其族哭焉名作鬼親守近州蠻人說其事 後
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武帝初

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
邛河註云邛池在越巂縣東南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
置越巂縣于此屬西寧州後改屬巂州 李膺益州記
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戴角小蛇
在牀間姥憐而飴之後稍長至丈餘令有駿馬為蛇吸
殺因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深無所見益遷
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令何殺我母當為報讐此後
每夜輒聞雷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感驚語汝頭那忽

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惟姚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宛然按國朝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建昌寧番二衛地震如雷吼者數陣司及二衛公署內外民居城垣一時皆塌壓死都指揮一人指揮二人千夫長四人百夫長一人所鎮撫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大學生一人土官土婦各一人軍民夸獠不計水湧地裂陷下三

四尺衛城內外若浮塊而已震至次月初六猶不休陷河之說殆是實然 衛南有羅羅河東流與大渡河合衛北魚洞河源出吐蕃又流與羅羅河合按南中八部志邛都縣東南數里有河縱廣二百里深百餘丈河中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之如戴鐵釜即魚洞河也或云即是陷河 志又云南十五里金馬山文昌帝君降生地有祠焉即化書所稱誕於越嶲之間矣南四十里小相公嶺石磴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志

又云西五十餘里大雪山四時積雪與小相公嶺接夸
名阿露山北三十里石崑洞中可容十餘人南北崖傍
有石版扣之有聲鏗然謂之瓊鐘 寰宇記云邛部縣
本漢闡縣漢書闡作闡師古註音蘭周武帝天和三年
置邛部郡于此隋開皇三年罷郡改為縣仍帶邛部鎮
唐書至德初南詔陷嵩州勿鄧兩林蠻遂羈屬土蕃
貞元中復納款以勿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
川郡公而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遣韋臯書乞兵攻吐

蕃臯遣將劉朝彩等持兵應之大破吐蕃于北谷詔封
苴那時為順政郡王苴夢衝為懷化郡王已而夢衝復
附吐蕃臯召至琵琶川斬之元宗天寶初邛部都鬼主
阿伏常遣子入貢通志云元初置邛部安撫招討司已
改邛部州國初嶺真伯歸附尚稱招討使於是以為邛
部軍民州永樂中改長官司使嶺氏世守之屬越巂衛
土夸考云萬厯初年土官嶺栢死孽子應昇負印去
栢庶沙氏爭之不得逆酋阿堆等擁沙氏焚利濟站廬

舍擁兵臨城總戎劉顯詣彼勘處沙氏悔禍殺阿堆等
自續顯遂以印歸之後沙氏淫於族人阿祭負印去祭
死其子嶺鳳起嗾他番刺殺應昇當事者因平蠻之師
誘鳳起繫之收其印而誅行刺者百餘人印無所歸緘
而置之庫中所部夸無統肆行為盜乙酉丙戌間黑骨
令阿弓等手刃送哨官於小相公嶺剗其腸而普雄酋
姑咱等乘勢蜂起郵傳告絕遠近震恐歲丁亥動大兵
斬馘千數道路始通鳳起旋亦病亡其東近峨眉者數

百家相率歸附因置平夸歸化二堡以居焉詳見峨眉
三枝爪下他部落乃奉應昇妻李氏為主歲時起居不
絕而穽羅鐵口普雄三村最桀驚苟駕馭得宜亦足藉
其死力以捍野外生番也 土夸考又云大渡河南岸
為臨河堡與河北羊肆崖漢水口相對堡之上通大小
冲山及海腦壩焚夷村舊焚人聚落也九種志云焚人
重儒敬佛居傍城郭與漢人無異相見之禮惟長跪不
拜亦有讀書入學者臨河堡之下通鬼皮羅黑麻溪片

馬殿諸夸山徑峻絕通望山在其處寰宇記黎州通望軍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在通望山下山自河南與朝陽衆山相連入雋州界過臨河十里為鎮蠻堡又名大樹堡在兩山峽口北臨大渡河與河北羊腦山相望為大小沖蕃往來之所五里為火燒營五里為李子坪七里至曬經關志云關在越雋衛東三百里高嶺山關傍廣石即三藏法師晒經處未詳又十里至白馬堡為犂邏鐵口諸蕃市易處十里至河南驛八里至

八里堡路通草八拍橋普馬等寨又十里即平夸堡也
在高山峽內路通笋坑紅水黑麻等寨十二里至古隘
堡路通那歷洗馬姑乃易集戶水八拍等寨其南隘廣
不盈丈兩岸壁立千仞峽內水淙淙奔流即韋臯所置
清溪關也詳見黎州唐琉璃仗義二城俱在其處二十
里至平壩堡輜軒于此設食馬有古隘口路通泥水二
十戶等寨與煖歹諸夸相隣又十里至鎮遠堡東連煖
歹椒園燕子窩諸夸西通洗馬姑赤利草必落等寨又

十里為鎮夸堡在高山稍平坦處又十五里即鎮西千戶所 鎮西所寧越守備駐此城城負高阜南臨深坎西通竹麻哨阿迷羅等寨東通煖歹爪羅米頗柯羅回諸夸屹然一要害去所五里為海棠關又十里為鎮西驛又十五里為清水堡東通戴羅白石乾溝西抵竹麻洗馬姑等番有兵戍之又二十里為蔡葉堡在峽內平地亦於此飭厨傳焉又十五里為梅子堡路通蠟梅得那補蝦蟆窩等夸焚劫無虛日二十里為利濟驛十五

里為青岡關關北通獐兒姑青岡南通廣洪魚洞諸寨
越窩之門戶也魚洞者水入魚洞河矣又十五里通濟
堡在窩水西岸十里為越窩衛衛在窩水西廣平之地
羣山環遶西通羊圈托烏雪山東通普雄大小赤口馬
湖諸夸邛部長官司舊設治東屬其提調去衛十五里
有龍泉山寰宇記云要衝城下有龍泉水出龍泉山也
下為龍泉驛又十五里為炒米關在高山峽內關即韋
臯所築要衝城矣有鎮雄堡者去道五里而近路通普

雄兩河口等處十里為通相堡一名小哨十五里為長老坪在小相嶺之北西通羊圈托烏東通普雄黑骨頭諸夸又十里為相嶺關關設在小相嶺絕頂又十里為靖邊堡在相嶺南通寧番衛界三渡水外生番東通桐槽那噴沈喳等夸過此有新添九盤白石登相四堡共四十五里以備行者又十里為雙橋堡十里為猓猓關舊為猓猓窟穴也九種志云猓猓人性最惡刻木為信男子摘鬚腰繫皮繩名饑飽索以帕裹頭夜不解刀

居山頂以板蓋屋刀耕火種性喜獵凡有事以爰炙羊
膀骨占吉凶出入必以咒器男女紐髮盤頭上下身衣
土綉花長衣赤脚無履外披細褶氍衫為上蓋饑食蕎
麥餅婚姻以牛羊馬禮酒席鋪松毛於地盤脚坐松上
男女分席殺牛羊剥皮猪用火燒半割碎和蒜菜謂之
喫牲飲泡啞酒木碗木杓即其器皿食肉以竹簽為筯
喪禮男女俱無棺槨富家以綿段纏之故謂之獐郡又
謂之羅羅也過關五里為灣村又八里為巡哨堡地稍

寬平又十里則寧番衛之冕山關矣

寧番衛

元時於邛都之野立府名曰蘓州借蘓示之義以名之也國初土官怕兀它從伊魯特穆爾為亂于是廢為衛降官為指揮環而居者皆西番種故曰寧番城週凡二千丈在建昌北百九十里東連越嶲界北至西天烏思藏西隣三渡月落口編戶僅四里有冕山鎮西禮州等四千戶所相鈐束焉渡瀘初畧曰舊額寧番一衛為屯

者凡九十有二今無一人存矣行數十里雞犬無聲人煙絕跡間有一二存者亦刀鋸之了遺耳結草為衣虺羸一骨此其狀何可令人見者 上南志曰衛南五里曰南山山勢屹然子午針也產白銅華陽國志邛都南山出銅即此志又云衛南三十里西山下響石長七尺濶三尺八寸厚三尺擊之聲如雲板志又云東百二十里有溫泉四時皆煖可以療疾華陽國志邛都縣有溫泉穴下流可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護之不可污穢及

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水經註云昔李驤敗李流
於溫水是也 土夸攷云寧番蠻亮獷强悍刀耕火種
遷徙無常不以積藏為事上南志云西番人身長大勇
猛占住山頭性甚惡男子髮結成條面多垢積身帶兇
器叛惡不常婦女髮亦結編懸帶珊瑚翠石為飾身著
短衣蓋以羊皮食以青稞磨麵作餅酥油煎茶為飯風
俗女在父家為非無禁嫁後有犯夫永逐之所生男女
亦棄去酒席泡啞酒殺牛羊肉食之病不服藥請番僧

誦經殺牛祈禳及死將生前所編氊喜鵲窠帽弓刀裝
歛盛以木桶於山嶺蓋一小房停放封閉永不復觀

土夸攷曰夸之錯居衛東南東北者頗馴擾惟西去月
落三渡水妙竹等一十九寨恃其險隘常引水外生蕃
不時入寇自萬厯丁亥建立定蕃堡募兵戍之稍斂跡
不敢出沒九盤白石瀘沽峽老君關等舊稱險絕一夫
荷錘千騎辟易其間銅槽鐵廠諸夷尤肆其蜂蠆行者
股栗焉 冕山橋設千戶所一冕山者山形如冕方山

也在所西三里所去衛又百里元蘓州地我朝正統七年置以屬寧番者土夸攷云冕山橋去冕山關五里在孫水之澣橋因漢址而冠以今名焉按史記司馬相如定西南夸橋孫水顏師古曰于孫水上作橋也孫水源出于臺登俗謂之長河志云衛治東有長河南流會瀘水過建昌衛而入金沙江即孫水也冕山關堡與建昌犬牙相錯建昌之瀘沽驛去冕山所六里與桐槽站同處驛屬建昌而供張騎乘則寧番土官職也去桐

槽八里為太平關關在孫水上有渡軍守之十里為鹽井哨路通東山鐵廠軍民雜聚冶鑄之所又去建昌之瀘沽關即瀘沽峽兩山壁立峽深百餘丈濶不盈尋孫水流其中淙淙有聲人行東山嶺上俯視魂搖南北長五里中有觀音巖老君關棧道危峻設瀘沽巡檢司於瀘河東去巡司五里為鎮夸堡過此歷五十里為平蠻松林深溝龍溪平哨之名又十里則建昌衛之禮州城矣城在瀘河東自禮州行四十里歷安寧北哨青山理

經四堡又十里至建昌衛衛在山麓瀘川驛在城西碛
山堡在城南十里瀘水之上祿馬驛在瀘水北去建昌
城兩舍自祿馬東南行歷巴西鹿角四腦者者黃泥什
結諸舖至阿用驛凡一百二十里自阿用至白水站八
十里中隔半站營金川堡焉自白水三十里至可郎舖
係威龍州地夸猓出沒之鄉又二十里為公母石志云
兩石相隨人或分之明日復合土人呼為公母石猶言
翁姥也又五里為甸沙關建會二衛分界處北接威龍

司南近迷易所東連普雄法果等夸又二十里為麼些
塘舊麼些夸之壘也上南志云麼些人身長色黑男子
髮扭成索白手巾纏頭身著短衣足穿皮鞋身垢不洗
常帶壳器內著黑大編氊外披衣甲畜犏牛山羊以艾
炙羊骨占婦女紐髮細編短衣赤腳內披短氊尚以羊
皮青稞蕎麵乳餅酥油煎茶充饑病不服藥殺猪羊祭
鬼求安婚姻亦以牛羊為禮喪葬不用棺槨將猪取去
腸肚帶毛用物壓匾名曰猪腓用綾段布足裹屍同用

柴燒化取頂骨并手足四肢掛懸崖絕頂上後三年殺
馬延番僧作佛事盡將骨棄去 志云冷水溝夸門木
木界在甸沙麼步之中時為道路梗又十里為巴松驛
又二十里為分水嶺二十里為火燒舖又十里為虎頭
關十里為虎頭舖俱威龍夸之區又十里為周官嘴十
里為大龍驛又五里為寒婆營寒婆營乃接鎮西所矣
此二十餘里有路通麻龍仲村捲卜法果等夸不時為
患 萬歷壬子歲建南告急正值開科當事者策諸生

而予代為之答曰夫建南者非漢所稱西南夸而唐所稱六詔之屬者哉至我明來部落散處君長不齊約其九種可得而言曰一楚人二猺獠三白夸四西蕃五麼些六貉獠七青海八回子九漁人是也而猺獠最獍獍邇時習為邊患矣執事以戰守剿撫機宜下問欲得一當而計安萬全甚盛心也某不敢以臆對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請邇其開閉之因叛服之狀而後計有以處之者乎粵自洪荒入秦西南夸未常與中國通

也通西南夸由漢武帝始武帝之遣唐蒙也從笮闌入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其意在渡牂柯江出奇以制東越耳治道無成巴蜀震驚乃用司馬相如諭告之非上意是時邛笮君長聞南夸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通置為郡縣愈於南夸于是以邛都為越嵩郡笮都為沈黎郡而除邊益斥矣此開之之始也蜀漢建興之歲昭烈殂殞益州郡耆帥雍闓等縛太守張裔與吳遣孟獲誘扇諸夸越嵩夸

王高定等皆叛應閩諸葛武侯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
務農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及將南征參
軍馬謖曰南中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而叛亦速
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恐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
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
下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卒用其策生擒孟獲使觀營
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

乃七縱七擒之獲始拜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侯
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為諫侯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
兵留則無所食又夸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
人終不能信皆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糧運而綱
紀粗定夸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其豪傑孟獲等為官
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侯之世
夸不復反此撫而剿剿而撫之之術也唐開元之歲南
詔強大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

於是以兵威脅郡蠻連擊破吐蕃橫行邊郡而鮮于仲通有西瀾河之敗李宓有太和城之敗至全軍皆沒令彼築京觀焉而陷越巂據清溪關駸駸及瀘水矣韋臯乃屯重兵于嵩州扼西瀘路是時南詔異牟尋欲誘之先攻東蠻臯不可曰嵩州賓往來道扞蔽數州賊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彼東蠻者敢懷貳乎大厯之歲吐蕃南詔合入寇悉衆二十萬三道而趨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乃遣神策將李晟發邠隴范陽兵亦以三道而環

救之晟追擊大破之于大渡河外吐蕃南詔士卒饑寒
殞于崖谷死者不勝計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人而南
詔始請內附矣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復與異
牟尋約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出朝廷所
賜器物笛工歌女命之曰當子子孫孫盡忠于唐此守
而戰戰而復守之之策也宋太祖平蜀之後取地圖觀
之乃以玉斧畫大渡河曰與夸為界凡我疆吏固守封
圻而已此閉之之始也元以蒙古為驅除難建昌會同

置府邸部栢興置州若內地然至我太祖混一宇內神武不殺其大無外普氏倡之次爭歸順乃兼設夸漢之官並用文武之道為衛所者九為學校者三為長官司者四五而闕堡驛遞蓋不啻棋布而星列矣此復開之之由也說者曰漢武帝窮邊極遠逞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無窮之禍患為計失矣然風氣欲開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開者固非其計失也又曰宋太祖重內輕外不欲以無益之地而損百姓有限之財力為計得矣然風

氣閉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閉者亦非其計得也說者曰
今之世患無武侯耳使有侯者出七縱七擒天威所懾
北面稽首終身不敢貳然未及十年而夸帥劉胄叛矣
至于延熙則太守張嶷始復平定越雋郡矣安見其兢
兢于侯之盟誓約束也又曰今之世患無韋臯李晟耳
使有韋李者出提兵轉戰數千里斬首數萬馘斷吐蕃
之臂而臣服南詔如指掌然然未及數年益州永昌蜀
郡諸夸皆應越雋叛矣太和咸通之歲則南詔且再入

成都矣又安見其惴惴于昔之救死扶傷也大抵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譎而無信以戰爭為日用以掠劫為耕作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或窺中國之虛焉而叛或恃部落之強焉而叛或拊之因循也而叛或責之嚴急也而叛或被人誘使之而叛或自己讐殺而叛或見可欲也而叛或修復舊怨而叛曷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間嬉嬉以遊與邊陲共保安靜而無事哉我明開國不煩一鏃之矢一

介之使與夫錙銖尺寸之金帛而望風輸誠請為臣妾
得報可而拜一官爵攜印綬以誇示于族類保守其封
疆以此諸漢宋之為開而黷武閉而損威或致勞民傷
財之怨與夫失地退守之辱者其得其失為何如也國
初至今二百五十年所矣在寧番有土酋怕兀他從月
魯帖木兒之亂而總兵徐凱定之在越雋有土官嶺鳳
起及黑骨夸阿弓四乞之亂而總兵劉顯定之所聞大
征不過此兩者其他畫地而守聚族而居納租稅飭郵

傳未嘗輒敢尤而效之夫以將不必忠武南康神策也以戰不必七縱七擒殺獲數萬人之衆也而安堵之日多蠢動之日少以比諸唐蜀之今日服之明日復反長吏遭執縛之慘內地受剝膚之虞者其久其暫又為何如也獨此數年間漸不馴于漢法而勾引乎生蕃或跳梁于冕山所或嘯聚乎鄧家灣或利濟站之圍而解散復合或梅子堡之役而殺戮相當近者南關之烽火且逼近于大將軍鎮西之梗塞且垂涎乎大渡河亦可謂

猖獗之甚滋蔓而難圖者矣以故羽書之告急無虛日
孤軍之待援如湯火而煩下執事者憂也生請先言時
勢之難易今昔之不同也而後及于剿撫戰守之機宜
可乎何謂難夫蜀以國事付諸葛出將入相惟其任之
調兵調食如出一手又且積蓄數年民豐用足而後及
于師旅今不能也既當倉卒之時又多掣肘之患矣武
侯征而服之用其豪帥出其軍資不留兵不糧運但使
夸漢粗安專心北伐未嘗再一渡瀘今亦不能也軍民

與之錯處行旅出于其途矣何謂易在唐之時六詔合而為一南詔又與吐蕃合而為一動輒數十萬衆勢若常山之蛇彼聲東以擊西我救北則失彼而今無是也南詔隸於滇中吐蕃隔乎松茂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矣李晟之捷特將邠隴范陽兵五千直自邛崃關追擊之于大渡河韋臯之捷先斷吐蕃為二且借資于異牟尋之兵五千而今無是也如雲之士卒在前天險之瀘河在後我操必勝之勢矣是故蜀漢之所易者而我之所

難也李唐之所難者而我之所易也其時勢之不同如此以今日論之非戰不能解圍矣非勦不能以驚服矣以他日論之非撫不足為結局矣非守不足為長策矣然勦之與撫可互用也貴因乎時戰之與守必兼資也貴乘乎勢此固智者能言之耳而勦之首務在動兵曰鵬勦曰大征多寡則相懸矣其實有可以相通者何則漢河平之歲西南夷嘗相攻矣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往解之不從命乃刻木像漢使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

將軍王鳳曰蠻夸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巽與復
守和解則彼得收獵其衆狂犯守尉遠藏濕暑毒草之
地雖有孫吳賁育若入水火往心焦沒智勇無所施宜
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預召穀積要害處選任
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而後可定
諸葛武侯之南征也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南中而
後渡瀘生虜孟獲是當其時雖無大征鵬剿之說然必
練士馬積糧穀相時而入分道而進其功乃可成也蓋

非大征則兵食不能厚非鵬勦則智勇無所施愚所謂可相通而用者也而戰之先資在饋餉曰主餉曰客餉彼此易推諉矣其實為闕一不可者何則蜀建興之歲都督張翼用法嚴激夸帥叛丞相亮以叅軍馬忠代翼令還其人檄召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賊唐之舊制歲抄運內粟以贍雋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

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之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後改
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
不涉炎月遠民乃安是當其時雖無主餉客餉之說然
必自實于內接濟乎外有灌輸之功而無偏倚之患其
戍始可飽也蓋非主餉則恐道絕非客餉則恐中枯愚
所謂實闕一不可者也撫之之說益州刺史張喬常用
之矣越雋夸封離反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
無人喬遣從事楊疎與戰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

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將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夸者九十人皆減死由此觀之非誅渠帥之黠惡者與吏士之貪殘者不能聽吾撫也守之之道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嘗用之矣朝廷命德裕修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

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
雄邊子弟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且謂傍人建言者
盖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
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
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其後李師望請移理邛州于
是聲勢不相及南詔復騷動遂入成都由此觀之非臨
河之區為屯田之計不能壯吾守也或曰若子之說則
師之不可已矣然兵非難而餉為難目前之餉固難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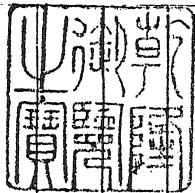
後之餉尤難若必增兵以守之則不幾歲歲而增餉乎
曰建南前者無兵也尺籍之士以五萬計不為不多矣
一士一田無待取給于外矣今所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士豈盡失伍乎田豈盡拋荒乎無乃強半實債帥之腹
而入豪強之手乎亦無乃所以資寇兵而贍盜糧乎則
簡稽而重訓練之胡可已也增募之兵以四千計亦不
為少矣游擊材官各以若干隸之矣今用命者不能十
分之一豈衆寡不敵乎豈前後牽掣乎無乃貪餌而動

失虎豹在山之勢乎亦無乃望風而遁乏鷙鳥必擊之
威乎是責成而嚴賞罰之胡可已也此在大渡河以南
者言也河北富林至于黎州非所稱罕關沈黎之地乎
漢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唐
李贊皇實屯萬人于雅黎蓋重之矣今僅僅一游戎提
兵不滿五百且控制天全六番地于河以外不暇指顧
無乃太疎乎蓋欲援建昌先問越嵩欲援越嵩先問黎
州此必然之勢也文武將吏如閫司之簽書威茂之驗

糧官皆高坐無事若加以職銜常駐此地練兵理餉造舟治具與雅黎分兩翼與越嵩相表裏有急赴援聲息易通一二日間羽檄竟達成都矣且二十年前全蜀無民兵也大征之後各以其州縣之繁簡為召募之相稱歲約糜餉十數萬矣播之役割而代彼戍者蓋三分之一今播享太平十餘年可分其半于黎成都之免戍西邊者移其戍于黎合之可得客兵三千矣而黎雅之地亦自有軍也自有屯也恐名存而實亡者亦不下于建

南所以簡稽而訓練之責成而賞罰之者亦當以建南
為例可得主兵數千矣又合而計之則贊皇之萬人其
庶幾乎雖然此善後之慮而永遠之圖也若夫目前將
士已渡瀘矣衝鋒陷敵之功非有投石超距之勇者不
能搗巢入穴之險非其游兵間道之奇者不能總之與
其以少而嘗敵也不如厚集于河南北之間與其驅市
人而用之也不如預講乎坐作進止之法若夫見可而進
相機而動雖呼吸不能喻其神煙雲不能喻其變矣豈

搦三寸管作紙上陳言所能逆料哉



蜀中廣記卷三十四